



## 起诉江泽民 澳洲再次开庭

2010年6月28日，澳洲法轮功学员章翠英女士以“酷刑罪”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六一零办公室”及罗干一案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

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法庭的法官认定江泽民和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并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2002至2007年间，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城市和地区，发起50多个控告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 令人感动、发人深省的画展

(明慧记者雪瑞布莱顿报道)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一日的每周周末，“真善忍国际美展”作品在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的游艇码头展出。目前，已有大约三千位观众参观了美展。

美展上展出了四十多幅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艺术家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获得身心健康和精神升华的领悟，也有艺术家们根据亲身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而创作的画作。许许多多观众被画作所呈现的精神力量所感动，对中共政权的残暴感到愤怒。许多观众与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交谈，他们不仅感叹画作的高艺术水平，也希望了解更多的法轮功真相。还有一些观众向学员询问哪里可以学习法轮功。

许多观众在留言簿上留言，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希望迫害能尽快停止。



认真欣赏“真善忍国际美展”的观众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抚河唱凯堤发生决口，罗针、唱凯、罗湖、云山、湖南等5个乡镇被淹，40余个村受灾，受灾人口达10万人。顷刻之间，有的家庭倾家荡产，有的家庭痛失亲人。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当地百姓发现大堤出现险情之际，竟然收到当地政府的“辟谣”短信。

有网友在看过这则新闻之后评论说：“谁都可以信，但千万不要信专家和地方政府”。

江西决堤事件仅仅是地方政府的事吗？仅仅是一地、一次偶然的事件吗？

回顾2003年非典爆发时期，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而中共一再“辟谣”的手段，就不难明白江西地方政府的行为仅仅是一种上行下效。

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的一场大地震夺走了近十万人的生命。让我们再看看中共在此次地震发生前，多名专家、多个部门呈送预报的情况下，是怎么样“辟谣”的。

2008年5月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网页上，发表《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政府公开辟谣，否定地震预报。5月10日，绵竹（震中附近）出现大批蛤蟆迁徙的情况。当局对此震前的动物异常的解释竟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现象，与老百姓所说的天灾毫无关系。这说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中共当局的“专家教授”这一代表权威的名称，正在成为专门负责愚弄百姓的代名词。

说到中共“辟谣”的危害，让笔者想起中共的另一邪恶性行径——造谣。中共造谣的技术堪称登峰造极。

1999年，笔者的家乡就出了这样一件事：由河北沧州任丘电视台制作并播放的新闻“袁玉阁炼功走火入魔”就是典型的造谣。

首先要说明：(1)袁玉阁是一名法轮功学员；(2)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3)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这在法轮功书籍里有明确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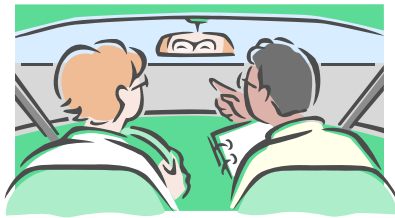
1998年5月，袁玉阁（河北沧州任丘市人）骑自行车接放学的孩子，自行车闸失灵，因闪避放学的小学生掉进一小桥下（此为白马河一支），摔在桥下的土坡下，并没有掉进河里，一个星期后，外伤就好了。

1999年7月20日以后，任丘电视台歪曲事实报道此事，称她因炼法轮功“走火入魔”，抱孩子投进白马河。任丘市就此事滚动播放了20天。当时她因进京上访被关进看守所。出来后，她去问采访记者，为什么不讲职业道德？记者说，因为有任务，不完成就没有奖金。中央电视三台也曾播放这一假新闻。这样造假是为了抹黑法轮功，为非法迫害制造借口。

还有众所周知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转第2版）

中共辟谣与造谣都是作恶和拉陪葬

# 江城“的哥” 一番话



2006年4月30日中午，我和妻子坐车回家，偶然间和司机谈起了在吉林市公安局门前看到的不平之事——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手里抱着她孙子的遗像，到市公安局讨说法。说她孙子就是因为炼“法轮功”做好人，被警察抓了，仅40天就被吉林市看守所迫害死了。这老太太有冤无处诉，没有人管这事。

司机对我们说：我告诉你，共产党现在最痛恨的就是“法轮功”，炼法轮功的一旦被他们抓住整死你都没人敢替你说话。不信你看着，弄不好过几天这老太太就没影了。

我妻子说：这太可怕了，不会那么残酷吧。司机又说：我说得一点都没夸大。其实共产党就是土匪，当初打天下夺得政权时凭的就是这一套，你跟它怎么斗，它不但阴狠而且最会玩手段。有一次我拉了一个在公安系统退休的老干部，他说他一辈子南征北战的破获了很多大案要案，立了很多功，可到头来连个一等功都没有得着，可是现在那些小警察抓十来个炼法轮功的就给记个一等功，奖金各种福利待遇什么都有了。不然那些警察能那么卖力抓法轮功吗？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并且还有江泽民在撑腰。

司机还说：“天安门自焚”事件，在法轮功没辟谣时我就知道是假的。当中央电视台播放自焚镜头时，我看了后就告诉家人，这都是假的，是演戏。因为我是开车的，对汽油的性能十分了解，那东西不管洒在哪，洒多大面积，用火一点一瞬间就都着了，而且温度极高。那这边人点着了，等警察找来灭火器，人早就烧成炭了，更没有时间录像了。◇

前几天，我路遇好友陈姐，她笑着问我：“你说喜马拉雅山变成象门坎那样高，可能吗？”我说：“可能，做梦就能。”她说：“我没和你开玩笑，这是真的，听我跟你讲……”

原来，陈姐的母亲在二零零七年时得了绝症，沈阳的几所著名医院都给判了死刑，说最多挨不过半年去。幸运的是她母亲在这紧要关头知道了法轮功真相，并由原来的抵触到自己也学炼起来，结果现在变得比健康时还能干，家务活全包了，全家人都感谢法轮功的救命之恩。她母亲现在常说的话就是：“啥是自己的？就健康是自己的，儿女再有钱、再孝顺，他们不能替你难受，不能替你去死。”

陈姐感慨的说：“妈妈被判死刑时，我绝望了。在我看来，绝症就象喜马拉雅山那么高，不可逾越。万没想到，在法轮功面前，喜马拉雅山变成了小门坎，一步就迈过去了。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会有多少老百姓能死里逃生啊。”◇

喜马拉雅山变成了门坎



■以上中共央视“焦点访谈”自焚伪案镜头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

■国际著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另外一个人如果全身浇满汽油点燃，在短时间内就会毙命。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史无前例，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天安门的警察如何在极短时间内拿出数个灭火器？难道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吗？摄像记者又如何拍到最及时的远近结合镜头，难道早有准备？

（接第1版）中共栽赃法轮功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明显的破绽有：刚刚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的小女孩刘思影就能底气十足地唱歌；去采访严重烧伤病人的中央电视台记者竟然不穿无菌衣，近距离直接采访“严重烧伤”的病人，等等。

笔者在良知善念的促使下，急撰此文，就是要提醒被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人们和对中共还存有幻想的人们：中共的谣言千万不能听信。中共邪党无论是“辟谣”还是“造谣”，其根本目的就是在其行将就木之前继续作恶，同时拉更多人为其陪葬。只有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方能拥有美好未来！◇



■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藏字石”，石头断面上显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见上图风景区门票)，后被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成。天灭中共实乃天意，天意不可违。



# 我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种种残忍迫害

【明慧网】我于2007年9月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女子劳教所。除了遭受奴役迫害，还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左上臂内侧被管教翟艳辉上大挂时用脚踢在腋窝下完整的一个黑黑的脚印，很长一段时间皮下淤血才消失。至今二十个月过去了，我仍然左手麻木，双手指根部仍见肿状。

## 一、奴役

在做奴役的过程中，因为天天接触制作祭奠死人用品的乳白胶（乳白胶中含有毒性物质，会导致过敏、气管痉挛、哮喘等症状），导致我血压高压160 低压100，痰中带血，呼吸困难，有明显的过敏哮喘的症状，11月我被转入和普教在一起的一大队。

我到车间后，看到到处都是堆积的棉大衣，人人都紧张的忙着手里的活。不时传来带工（普教代队长管理生产及内务的）破口大骂声，稍不如意，举手就打，环境十分恶劣。队长们则聚在一起吃着水果、嗑着瓜子说笑（各种水果、饮料、小食品都是普教带工孝敬的）。如果有谁稍不服从带工管理，队长再去骂或者是打。

每一次干新活，刚开始给你2~3天适应，以后每天工作量都在递增，大部份人根本都无法完成。完不成的轻则被骂、被罚站，重则被扇脸、被电击。打完之后回来还得继续干，还干不完就得加班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叫王娜的普教加了一夜的班，早上还得照常上工。

记得2007年12月下旬，一大队、二大队疯狂的加班，每天都干15~16个小时。又脏又累，伙食又特别差，没有一点油水，有时就是一碗飘着几根菜叶的清汤。直到有一天晚上10点半钟左右获得消息的记者突然闯进了车间，对着车间拍照，又随机采访了正在加班的人，正好采访的是法轮功学员。警察们都傻了眼，当即宣布收工。从那天起晚上不再加班。这样，他们只能在别的地方做手脚，如延长

收工时间，把活拿到号里干等等。

## 二、“扣扣押”

转眼到了月末签考核的日子，为抵制迫害，法轮功学员都不在考核表上签名。我当时坚决拒绝签字，并跟队长讲真相。后被大队长张春光带到东岗（以前用于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后来人员减少，被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小号，里面有酷刑大挂、电棍等等）上刑。

张春光首先把我铐在房间两侧的铁床中间，双手被抻成一字型。当时正是大冬天，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三个小时。后来又进来了7个警察，张春光、李明玉、周谦、翟艳辉、陈秋梅等妄图对我加重迫害。我奋力的抵抗，最后他们将我双手分别一上一下的铐在两张铁床中间（一只手铐在铁床的上铺，另一只手铐在对侧铁床的下铺），其中一侧床上面压了很重的东西。他们用脚使劲踹，把对侧的床踹到踹不动为止，这时手铐已深深的卡在我的肉里。这就是马三家的“扣扣押”。



上“大挂”

我痛的撕心裂肺，大汗淋漓，人几乎昏死过去。很快手和手腕发紫，这样持续了16个小时。

中间他们不时的进来踹床，使劲的晃动本来就已经十分剧痛的手。下来后双手肿的像馒头，有16处皮肤磨破。

## 三、莫名其妙的“化验”

2008年5月12日我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抽血迫害。这天，警察们不做任何解释，要求每个人抽血说是化验，至于化验什么以及检查结果根本不告诉我们。

当时我坚决抵制抽血并大声讲真相。最后管教科的科长王延平还有另外2名警察来拽我。我死死的把住门不松手。这时又上来大队长李明玉，干事翟艳辉以及马三家医院来抽血的警察共九人。我坚决不配合他们，他们拽我十分吃力，无法在抽血室抽血。他们只能就近把我推到对面的一个房间，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迫害法



轮功学员有罪！”他们非常害怕，就所有的人立即到楼外面站着。

他们把我拖上床，王延平压着我的头，李明玉摁着我的胳膊，另外还有人压着我的身体和腿，并把我的双脚压在床栏下。我仍高声喊：“法轮大法好！不许迫害法轮功学员！”并且用尽全身力气反抗，他们扎了一针没扎上。这时王延平顺手从床上抓起一个枕头，压在我的脸上。瞬间我感觉无法呼吸，这时我的头碰到左边的墙壁，我立即把头用力的往墙边靠，借助脸部和墙之间仅有的一点点空隙呼吸，才使我免于窒息死亡。

## 四、强行乱用药物

在马三家还有一种无视生命的做法，在这里的警察可以随意的使用内科抢救药救心丸。此药的适应症是心绞痛、气滞血瘀型冠心病，一次4~6粒，急性发作时10~15粒。我在马三家非法关押期间，在心脏很正常的情况下被警察强制的使用了2次救心丸。

第一次是07年的11月15日，当时我被上扣扣押，被迫害的呼吸困难，大队长张春光强行让我吃了7粒，我很快就吐了出来。这药药效十分迅速，只有几分钟我血压就下降40，浑身抽搐不停，蹲在地上。

第二次是在2008年10月7日那天被强行灌了9粒救心丸。那天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抵（转第4版）



■画作《打毒针》揭露的是法轮功学员遭受注射损害神经药物的迫害。

(接第3版) 制签考核, 在李明玉和张春光的主使下, 蓄谋已久的管教科男管教 5~6 人, 其中有彭涛、张良……把法轮功学员一个个的点名往外拖。法轮功学员高喊: “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是正法!” 管教们上来就拳打脚踢, 随后拖至东岗折磨。有的扇脸, 有的电击, 有的上铐。每往外拖人时, 大法弟子就高喊: “法轮大法好!” 管教冲入房间挨个打, 我们照样喊, 这样持续



■酷刑演示图: 电棍电击

了 3 个小时。最后我被叫到队长办公室, 我仍然拒绝签字。这时管教赵国荣拿着电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电棍啪啪的放着蓝光。最后彭涛、张良把我的左手扭到后背, 像小燕飞机一

样, 另一只手被按着签字, 我坚决不签, 他们两次强签都没签成。最后又上来 2 个女警一起把我往东岗拖, 他们一边拖, 我一边喊: “法轮大法好!”

东岗里面已经铐了五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把我的双手用手铐死死卡住, 各绑一条布带, 两个男管教把我拖到一张上下铁床的床头, 把我的双上肢和整个上半身从上下铺中间拽到了床尾三分之二处, 再将我的双手伸紧绑在上铺床尾横梁的两头(上这种刑时, 身体弓着, 头抬不起来, 身体全部重量都压在双上肢及手腕处)。立刻, 钻心的剧痛使我大汗淋漓, 呼吸急促, 完全象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样, 但警察却立即叫来了卫生所护士项某某强行灌食救心丸。我紧闭嘴唇, 她灌不进去就左右开弓扇我脸, 最后这个护士一手捏着我的鼻子, 一手扇我的脸, 在我憋得上不来气的情况下, 她把药塞进了我的嘴里。

当时管教科的王延平(现在是一大队的大队长)一边揪着我的头发扇我的脸, 一边阴阳怪气地说: “你还给我上明慧网。”听到明慧网, 彭涛立即漏出凶相, 也过来扇我的脸并说: “你还上明慧网”, 此时我的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的头发。这时又来了一个管教捏着我的鼻子又要给我灌救心丸, 不知谁在旁边喊了一声: “别灌了, 刚刚灌了 9 粒了。”这个管教说: “真悬啊! 我又拿了 9 粒。”

后来我又看到了好多起这种乱用药的情况, 可以说

这里的每一个管教, 甚至带工的普教都可以从箱子里随意拿药往人嘴里塞。

当晚 8 点多钟, 大家到东岗拿行李(大家的行李都是早上送过去, 晚上再拿回号里, 平时号里摆的都是应付检查, 给外人看的行李)。法轮功学员卢林喊“法轮大法好”, 我随即也喊起来。李明玉、张春光慌了手脚, 立即找来宽胶带在我的头上绕了好几圈, 这样口鼻都被封在胶带里。就这样过了 12 个小时, 当胶带被撕下时, 扯下来的头发加上被管教揪下来的头发, 我脚下一米见方的地方几乎盖满了头发。在此过程中, 女二所所长杨建三次督阵, 他每次来张春光都把我的手铐紧了再紧。这种痛苦用尽人间语言都无法形容, 就这样我被抻了 23 个小时。下来时, 我的双手已经没了知觉, 黑紫色的手上布满了水泡和破了皮的肉, 共有 23 处外伤, 惨不忍睹。

以后的几个月我连饭碗都拿不住, 左上臂内侧被管教翟艳辉上大挂时用脚踢在腋窝下完整的一个黑黑的脚印, 很长一段时间皮下淤血才消失。以后双手功能严重障碍, 双上肢肌肉萎缩。我几次找张春光、李明玉、陈秋梅提出要上医院做医疗鉴定, 他们每次都答应却始终一拖再拖。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他们找来了马三家卫生所的一个大夫, 午休时隔着铁门看了看。当时我的双手明显畸形, 虎口肌肉萎缩, 双上肢肌肉萎缩, 胳膊变细。卫生所的大夫问我以前手有没有毛病, 我回答是前些日子大挂时被抻的。张春光听后吓的变了脸, 没等大夫做检查, 就说: “好了, 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当时我很纳闷, 原来即使马三家的警察之间也是互相隐瞒的。后来直到我离开时也没有人领我去检查过。

至今二十个月过去了, 我仍然左手麻木, 双手指根部仍见肿状。

## 五、乱收费

在这里被关押的人员没有一点人权。在生活方面, 教养院的食品本来卖的就贵, 大伙买的食品, 大队长尤然今天让放这, 明天又改了。原来放的位置全视为不合格, 统统没收。私人放的衣服柜, 自己有一把钥匙, 尤然有一把钥匙, 她随时随地的去翻柜。经常早上放的好好的, 晚上被扔了一地, 她只是说翻号了, 去收拾吧。每一次都有日用品和衣物丢失, 问谁谁也不知道, 一点保障也没有。

教养院还乱收费, 本来国家拨款的设施都要大伙分摊。一个 300 多元的晾衣架不知被重复收了多少遍钱,

至今新来的人还要交这笔钱。自己买的水杯、脸盆、衣服, 走时还要上缴, 再卖给后来的人。这里有艾滋病病人(我在期间有 2 个), 有肺结核等传染病人, 却没有任何防传染的措施。如果有人找王延平和尤然提意见, 他们就说: “闭上你的臭嘴, 臭不要脸”等侮辱人格的话。

## 曝光马三家部分恶警



副院长王巍 所长杨建 副所长周芹 管教处长马吉山、刘勇 恶警李明玉 李俊 政委王乃民



王晓峰 周谦 王淑峰 张秀荣 黄海燕 张磊 张环 任红赞